

卷十



因樹屋書影

第十卷

櫟下老人筆記

男在楚錄

在都

周人世碩以爲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性善養而致之則善長性惡養而致之則惡長性情各有陰陽善惡在所養焉故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性情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爲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微子曰我舊云孩

子王子不出。紂爲孩子之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性惡不出衆庶，長大爲亂不變，故云也。羊舌食我初生之時，叔姬聞其豺狼之聲，曰：野心無親，後果滅羊舌氏。紂之惡在孩子之時，食我之亂見始生之聲，孟子之言性未爲實也。見論衡養書：今恨不見世，碩今亦不知爲誰，人性惟孔子說得無病，只相近二字亦稱富哉。假如大盜貪財好殺，何惡如之？然有時不取，是近義也。有時不殺，是近仁也。舉大盜而凡以惡名者可見，以己身言則平旦好惡與人相近，是又一近也。故養者移也，養之道亦不一矣。孔言不移，正甚言習之害大。孟子斷言性善，是入穴取虎子，殺人取心肝法，非戾孔也。古言盜道有仁義禮智信，一撥轉歸正，則五德皆真。夫非移之以養而然乎。

古臣下奏上天子，未有稱大尊者。周樂運、陳宣帝八失，皆稱大尊云。大尊比來小大之事，皆獨斷之。大尊未爲聖主，大尊初臨四海，德惠未洽。

懿宗末年長安使人取石於苑中造山崎危詰曲有若天成又命取終南草木植之山禽野獸縱其往復及造屋室如庶民家帝與嬪妃游處由是王公貴游爭效之未及半年奇花異草自然生滿宮殿識者以爲丘墟之象後巢寇入京焚燒殆盡悉爲瓦礫見紀異錄此唐之艮嶽也宋太宗詔宰相等曰爲法不可過有輕重惟是可以必行則人不敢犯太重則決不能行太輕

則不足禁姦朕常語徐俯異時宮中有所禁令之曰必行軍法而犯者不止朕深維其理但以常法處之後更無犯者乃知立法貴在中制所以決可行也此言可爲萬世法
五星畏浮圖佛像今人家多圖畫五星雜于佛事或謂之禳災真不知也見劉賓客嘉話不知何據

魏有三高僧支謙支諒支讖惟謙爲人細長黑瘦眼多白而睛黃復多智時賢諺曰支郎眼中

黃形軀雖小是智囊見五色線僧亦可稱爲郎
本事詩則天見宋之問詩謂崔融曰吾非不知
之問有才調但以其有口過益以之問患齒疾
口常臭故也口過二字甚新老狐善媚雖譏人
語亦作態如此
神女杜蘭香降張碩碩問禱何如曰消摩自可
愈疾淫祀無益消摩藥也見誠齋雜記余謂消
摩自是導引按摩之意以爲藥恐非

歐陽文忠公始自河北都轉運謫守滁州于琅

琊山間作亭名曰醉翁自爲之記其後王詔守
滁請東坡大書此記而刻之流布世間殆家有
之亭名遂聞于天下政和中唐少宰恪守滁亦
作亭山間名曰同醉自作記且大書之立石亭
上意以配前人云見却掃編王詔大有韻致今
人多不知石刻始于詔因爲表出唐恪效顰亭
名尤惡強作解事記與石何在耶徒貽人笑耳
高人祿命以悅人心矯言禍福以規人財賈誼
譏司馬季主語也季主尚受此毒詈今之紛紛

胡爲者。

蘇文忠詩云。空腸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留。寫向君家雪色壁。不必見其畫。覺十指酒氣沸。沸滿壁。

長慶初。穆宗以刑法爲重。每大獄有司斷罪。又令給事中。中書舍人。叅酌出入之。號曰叅酌院。見國史補。叅酌院好對詳穩司。遼史詳穩司掌諸官府監治長官。

今天下語言之音。以五音準之。中原簡一。字爲。

一。字。故。音。之。唇。齒。分。四。方。繁。連。綴。多。浮。音。故。音。之。唇。齒。混。以。四。聲。準。之。燕。趙。人。無。入。入。聲。皆。平。閩。越。人。無。平。平。聲。皆。入。他。方。則。平。入。辨。此。由。風。氣。有。高。下。水。土。有。淺。深。人。固。不。能。自。知。也。

伶氏伶倫之後。東古簡字。其名也。而舊說則爲簡傲。猶易震用伐鬼方。震乃摯伯名。而訓爲震揚威武。書巧言令色。孔壬。乃共工名。而注爲包藏之訓。皆不考。見詩傳考補。如孔壬果共工名。則包藏之訓。大可笑矣。是從壬字鑿出也。

廬陵羅大經曰。張子房蓋俠士之知義策士之知幾者。要非儒也。故蚤年頗似荆軻。晚歲頗似魯仲連。此子房定評。宋人好輕貶人。亦好妄尊人。齊周洽常歷句容。曲阿。上虞。吳令廉約無私。卒于都水使者。無以殯斂。吏人爲買棺器。武帝聞而非之。曰。洽累歷名邑。而居處不理。遂坐無宅。死。令吏衣冠之。此固宜罪貶。無論褒恤。乃勅不給贈賻。此大異。是教貪也。

子華子曰。火宿于心。炎上而排下。其神燥而無準。人之暴急。以取禍者。心使之也。木宿于肝。觸突于抵而銳。其神狷束而無當。人之樸戇。以取禍者。肝使之也。金宿于肺。磴旬而不屈。罄而不能仰也。其神濶疎而無法。人之訐決。以取禍者。肺使之也。水宿于腎。瑟縮以湊險。其情伏而不發。人之媵媵。脂韋。以取禍者。腎使之也。土宿於脾。磅礴而不盡。其滲漏也。下注而不止。其神好大而無功。人之重遲。瀝納。以取禍者。脾使之也。

火氣之喜明也。木氣之喜達也。金氣之喜辨也。水氣之喜藏也。土氣之喜發生也。是故事心者宜以孝事肝者宜以仁事肺者宜以義事腎者宜以智事脾者宜以誠實而不詐五物宿于其所喜五事各施其所宜外邪之不入內寃之不一泄夫是謂善完子華子雖贗書然此段談含內外五行精確之極可存也。

唐肅宗賜李輔國辟邪二各高一尺五寸其香聞數百步或衣裙誤拂芬馥經日不散見杜陽

編玉有香疑是比喻之言此實有之矣古僅見此然輔國敗時方中櫛而辟邪一則大笑一則悲啼涕泗交下輔國惡其怪碎之如粉不周歲輔國就誅則真物妖矣劉虞爲公孫瓚所誅初虞以儉素爲操冠蔽不改就補其穿及遇害瓚兵搜其內而妻妾服羅綺盛飾以此疑之見後漢書○尚何疑焉卽此當誅

五均宋均日均長八尺施絃以調五聲梁武帝

素善鐘樂，欲釐正雅樂，乃自製四器，名之爲通施三絃，橫七絃，用二十七絃，均與通。今不知爲何物矣。

汴人語有不甚解者，大半是金遼所遺，如藏物于內，不爲外用，或人不知之者，皆曰梯已，不知所出。後閱遼史，梯里已，官名，掌皇族之政教，以宗姓爲之，似卽今宗人府之官，所以別內外親疎也。或卽梯已之意歟。梯里已，但呼曰梯已，二合音也。汴音多有二合，如不落爲饑之類，甚多。

海有魚，虬尾似鴟，用以噴浪，則降雨。漢栢梁臺灾，越王上厭勝之法，乃大起建章宮，遂設鴟魚之像于屋脊，以厭火災，卽今世之鴟吻是也。見偶然錄。此又與爾雅所載龍生九子，鴟吻好望，今屋上獸異，鴟吻，一作蚩吻，好望，一作好吞。漢書律長八寸，象八卦，宓義之所順，天地通神明，類萬物之情。○然則律始伏羲，不但易也。

周君景遠馳爲南臺御史時，分治過浙省，日與朋往復，其書吏不樂，似有舉刺之意。大書壁上

書影
曰御史某日訪某人某日某人來訪御史忽見之謂曰我常又訪某人汝乃失記何也第補書之復謂人所以讀書爲士君子者正欲爲五常綱維也使我今日絕故舊是爲御史而墜一常可乎寧不爲御史不可絕人理見陶宗儀書貴而忘舊者聞周君此語自當媿死若沽好客之名而雜然並進應接妨務攫黷招尤客主身名兩敗難洗又不可以周君口實也

韓子通解曰伯彝哀天下之偷且以強則服食

其葛薇逃山而死今人但傳食薇不知衣葛

輝縣褚丘去百泉四十里寺旁有白馬將軍祠

土人多崔姓者而近又有鄭村有于褚丘演崔

鄭傳奇者土人以石擊優人訟之官張棻居有

過褚丘詩玉勒追風下古鄉鴛鴦隊裡陣雲黃

怪底褚丘春社上無人敢去演西廂

吳門治平寺重陽日遊人競集繫羊千百相與

博謂之博羊滿山如雪者竟日

苻堅爲慕容冲所襲堅馳騶馬墮而墜澗追兵

幾及馬臨澗垂韁堅不能及馬又跪授焉堅攀之登岸走廬江見異苑李子田曰馬有垂韁之恩始此

李子田曰漢書董宣強項字出素問岐伯曰諸頸項強皆屬濕余按博聞強記與強項之強皆去聲今人讀作平聲誤

李君實曰道書鈞天樂部萬種其流人間者琴耳樂調亦萬種其流人間者思一六犯工尺六字耳○通典云舜時用八音樂器八百般屬用

五音減至五百般唐減至三百般宋仍之今樂器恐不及百般人間流傳尚不能久何況鈞天之樂耶

蔡邕書曰邕早喪二親年踰三十鬢髮二色叔父親之猶若幼童據此則邕喪父母久矣高則誠傳奇卽云有所譏刺假借託諷何不杜撰姓名行其胸臆乃一無影響遂誣古名賢若是誠所不解

郭玉善醫遇貧賤廝養應手立愈然治貴人或

不驗。和帝問之，對曰：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懼，以承之。况針有分寸，時有破漏，重以恐慎之心，臣意且有不盡，何有于病哉！見方技傳。靈源禪師住龍舒，有日者能課，使之課，莫不奇中。蘇朝奉者，至寺使課，無驗。非特爲蘇，課無驗。凡爲達官要人言，皆無驗。至爲市井凡庸山林之士課，如目前而言，靈源問其故，答曰：我無德量。凡見尋常人，則據術而言，無所緣飾。見貴人，則畏怖，往往置術之實，而務爲諛詞。其不驗，要不也。理自應爾。

朱長孺序李義山集曰：予繙覈新舊唐書本傳，及箋啓序狀諸作，所載于英華文粹者，反覆叅考，乃喟然嘆曰：嗟乎！義山蓋負才傲兀，抑塞于鈎黨之禍，而傳所云放利偷合，詭薄無行者，非其實也。夫令狐綯之惡義山，以其就王茂元、鄭亞之辟也。其惡茂元、鄭亞，則以其爲贊皇所善。

也贊皇入相薦自晉公功流社稷史家之論每
曲牛而直李茂元諸人皆一時翹楚絢安得以
私恩之故牢籠義山使終身不爲之用乎絢特
以仇怨贊皇惡及其黨因併惡其黨贊皇之黨
者非真有憾于義山也太牢與正士爲讐絢父
楚比太牢而深結李宗閔楊嗣復絢之繼父深
險尤甚會昌中贊皇擢絢臺閣一旦失勢絢與
不逞之徒竭力排陷之此其人可附離爲死黨
乎義山之就王鄭未必非擇木之智渙丘之公
而目爲放利偷合詭薄無行則必將朋比奸邪
擅朝亂政如八關十六子之所爲而後謂之非
偷合非無行乎且吾觀其活獄弘農則忤廉察
題詩九日則忤政府于劉蕢之斥則抱痛巫咸
于乙卯之變則銜冤晉石太和東討懷積骸成
莽之悲党項興師有窮兵禍胎之戒以至漢宮
瑤池華清馬嵬諸作無非諷方士爲不經警色
荒之覆國此其指事懷忠鬱紆激切直可與曲
江老人相視而笑斷不得以放利偷合詭薄無

行。嗤。摘。之。者。也。

王荆公晚年亦喜義山詩。以爲唐人知學老杜。而得其藩籬。惟義山一人而已。每誦其雪嶺未歸天外使。松州猶駐殿前軍。永憶江湖歸白髮。欲迴天地入扁舟。與池光不受月。暮氣欲沈山。江海三年客。乾坤一戰場之類。雖老杜無以過也。近朱長孺箋刻義山全集。序曰。或曰義山之詩。半及閨闈。讀者與玉臺香奩例。稱荆公以爲善學老杜。何居。余曰。男女之情。通于君臣朋友。

國風之螭首蛾眉。雲髮瓠齒。其詞甚褻。聖人顧有取焉。離騷託芳草以怨王孫。借美人以喻君子。遂爲漢魏六朝樂府之祖。古人之不得志于君臣朋友者。往往寄遙情于婉孌。結深怨於蹇脩。以序其忠憤。無聊纏綿。宕往之致。唐至太和以後。閹人暴橫。黨禍蔓延。義山阨塞當途。沈淪記室。其身危則顯言不可。而曲言之。其思苦則莊語不可。而謾語之。計莫若瑤臺璫。宇歌筵舞榭之間言之。可無罪而聞之。足以動其梓州吟。

書影
云楚雨含情俱有託。早已自下箋解矣。吾故曰。義山之詩。乃詩人之緒音。屈宋之遺響。蓋得子美之深。而變出之者也。豈徒以徵事奧博。擷采妍華。與飛卿柯古爭霸一時哉。學者不察本末。類以才人浪子目義山。卽愛其詩者。亦不過以帷房暱媾之詞而已。此不能論世知人之故也。今俗書庵字。旣於篆文無有。又菴非屋。不當從宀。三國志焦先居蝸牛廬。意是今菴也。後漢皇甫規爲中郎將。持節監關中兵。會軍中大疫。死

者十三四。規親入菴廬巡視。三軍感悅。卽用此菴字爲有據。依黃山谷之言如此。予按六書遺漏字不少。劉爲漢姓。六書中竟無劉字。僕名亮。每爲僕作印者。執亮字須用言。傍京之語。多作諒。予甚以爲不然。俗書不可從者。謂古無此字。近人譌用者耳。若劉若亮。安得謂之俗字乎。今泥古者如菴字。必從舛。然與舛何與。印宗漢人而必以漢人所有之字爲俗字。吾所不解。宋轅文曰。前時知名之士。殘於兵。沉於淵。陷于

書影
仇怨寇盜者。往往有之。若今之仕而貴處而壽。蓋十不得二三。是諸人者。不過怙其雋才。以求聲聞于世耳。亦何罪之有意。災之者其名耶。夫名人者。抑物以自張。反幽以蹈光。是以人衆背之。陰陽食之。鬼神議之。其間之得老壽無恙者。倖耳。此論甚確。夸者死名。必然之理。後人當以爲戒。

閩陳香初。陳竹逸。鄭蘭子。皆許生之青衣。皆能詩。香初送客。澄江楓葉老。斷岸菊花低。竹逸村居。古墓梨花鴈。鴈雨荒原麥穗鷓鴣天。蘭子村居。月明黃葉路。花隱赤欄橋。皆楚楚有致。而予尤喜蘭子曠地夕陽多之句。謂其壓倒二陳。

金華自宋呂東萊。倡明理學。而儒風大振。歷宋以來。有六先生焉。北山何基。魯齋王栢。仁山金履祥。白雲許謙。楓山章懋。惟東萊楓山仕於朝。而四先生皆以布衣名重當世。何謚文定。王謚文憲。金謚文安。許謚文懿。足見當時崇儒重道。不以草澤而靳易名之典也。迨至于後。則不然。

書影
矣魯齋著書尤多合之可千卷未三百載俱渺
傳惟文集與研幾圖行世耳

萬曆初內鄉李蔭令順天之宛平縣署中掘地
得柱礎六微有字跡洗視之唐李北海雲麾將
軍碑也存者百八十餘字碑首存故雲二字李
因築室砌碑壁間曰古墨齋今世所傳雲麾碑
乃陝刻者宛平殘碑人所未覩雲麾乃唐能畫
小李將軍也按楊用脩丹鉛錄云雲麾碑在陝
西蒲城縣已斷裂正德中劉達夫御史謫蒲城
尉訪出以鐵束固之復爲完物臨淮侯李言恭
詩云蒼頡史籀不可起蚪斗鳥跡亦已矣能書
千載稱鍾王更有北海踵方軌得意最是雲麾
碑當年落筆風雨隨何意斷之作柱礎神物知
爲造化私言宛平之刻也

吳郡林若撫詩談云唐風山有樞篇註者云答
前篇蟋蟀之意而解其憂非矣蓋是時沃強晉
弱國人明知國非其國而未敢言故第諷其取
樂恐一旦見滅則衣裳車馬庭內鐘鼓酒食俱

爲他人有其詞直其情危其意迫切而有餘悲
胡云解憂也。魏風猶來無棄詩緝云毋尚思
之無棄毋不歸得其旨矣朱註謂死而棄其尸
謬哉。召南采蘋于以湘之維錡及釜朱註以
湘訓烹非也。湘字從水當是澣濯也。小雅四
月篇山有嘉卉侯栗侯梅朱註云侯維也。按西
京雜記上林苑有紫花梅侯梅音宮闕記云華
林桃園侯桃三株白桃三株則侯非維義明矣。
邶風式微篇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微卽微

管仲之微胡康侯謂以事求人而人不有其事
然矣朱註以非字訓之以爲非君之故胡爲而
辱于此果若斯言是怨懟其君也。豈風人溫厚
之旨哉。且其微君山志微君具見於詩

謝靈運詩只一機軸如晨策尋絕壑夕息在山
樓朝旦發陽崖景落憇陰峰曉日發雲陽落日
次朱方宵濟漁浦潭旦及富春郭迎旭凌絕磴
映眩歸淑浦朝遊登鳳閣日暮集華沼倏爍夕
星流昱奕朝露團凡此發端雖微有異同命意

不甚相遠。至於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時竟夕澄霽，雲歸日西馳。清旦索幽異，放舟越坳郊。我行乘日垂，放舟候月圓。及朝搴苑中，蘭畏彼霜下歇。暝還雲際宿，弄此石上月。大都不出此意。然總本自楚辭。朝發枉渚，夕宿辰陽。二語變幻者也。且其遊名山志所紀形勝，具見於詩。詩之措詞命意，則盡于山居一賦。所謂遡溪終水涉，登嶺始山行。卽賦中入澗水涉，登嶺山行之句。此類甚多。東坡詩以李太白公而人亦不無其

謝靈運登泰山詩云，岱宗秀維岳，崔嵬刺雲天。岵嶸旣嶮巖，觸石輒遷綿。登封翳崇壇，降禪藏肅然。石閭何掩靄，明堂秘靈篇。本集不載。近張紹和梓七十二家，亦缺此篇。云里露示，其

鮑明遠詩云，千巖盛阻積，萬壑勢縈迴。李太白云，千巖泉灑落，萬壑樹縈迴。正襲其語。明遠又云，長歌欲自慰，彌起長恨端。杜子美云，愁極本憑詩遣興，詩成吟咏轉淒涼。雖蹈其意，而翻作七言，綽有化腐爲新之力。明遠又云，豎儒守一

經王摩詰云、豈學書生輩、窓間老一經、演爲十字、亦無痕迹、

杜審言詩、牽絲紫蔓長、子美云、水荇牽風翠帶長、審言雲陰送晚雷、子美云、雷聲忽送千峰雨、審言鶴子曳童衣、子美云、儒衣山鳥怪、審言風光新柳報、宴賞落花催、子美云、星霜元鳥變、身世白駒催、皆變幻祖句、非獨剽也、徐晶詩云、翡翠巢書幌、鴛鴦立釣磯、子美云、翡翠鳴衣桁、蜻蜒立釣絲、而杜語覺勝、

林若撫曰、李頎早晚薦雄文、似者、者字殊未可通、必馬字之誤、蓋薦雄文似相如也、莫是長安行樂處、是字未通、必滯字之誤、可謂善說詩也、徐安貞暮雨衣猶濕、春風帆正開、見于雲溪友議、孟浩然微雲澹河漢、疎雨滴梧桐、見于皮日休孟亭記、及王士源序、王灣、月華照杵空隨妾、風響傳砧不到君、見于河岳英靈、求其全篇、槩不可得、乃知唐詩散失者多矣、
林若撫賦無題詩云、藕盡金盤未斷絲、雞栖桑

樹見無時。井梧秋老。虛懷子石。闕年多不吐碑。
塵掩殘機。寧作正。燈昏覆局。杳難基。從歡栽藥。
爲藩後。教妾朝朝。怨苦籬。八句俱藁。砧體。卽蘇
長公蓮子。擘開須見憶。楸枰着後。更無期。亦不
過此。若撫詩富萬首。論詩尤精。蘇詩長于史。蘇
李獻吉樂府云。河之水。流濺濺。望夫不見。立河
干。何仲默絕句云。河水流濺濺。言采河邊蘭。君
從河水去。我獨立河干。未免蹈襲。陳約之望太
行詩云。迢遞太行山。連天跨海間。蚪蜂全蔽日。
鳥道半臨關。未盡五丁技。猶傳八駿還。艱哉不
可上。望望損朱顏。皇甫子循太行道云。太行之
阻當重關。孟門中路不可攀。蚪蜂千仞跨海外。
鳥道百折盤雲間。神功尚識五丁力。穆幸猶聞
八駿還。巉巉茲地危哉艱。古來行者摧心顏。皆
將約之詩演作七言。亦係蹈襲耳。其詩具書畫卷
廳字從戶。如庭廡之類。今皆欠一點從戶。戶者
山石崖岍之類。學者不可不知。廡字亦然。
僧智永名法極。王右軍七代孫。年百歲乃終。見

研北雜誌係元人陸友仁著法極之名人鮮知之

蘇東坡寶繪堂記云烟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

為留意于書畫者發也元周密記所見書畫著

烟雲過眼錄四卷本坡公語也

人但知謝疊山之死宋不知其妻李初匿貴溪

山中元兵入山今日苟不得李氏屠而墟李聞

之曰豈可以我累人遂出就俘自縊死獄中疊

山女通判周銓妻早嫠無子聞父死于燕母死

于獄乃自投橋下死鄉人名其橋曰孝烈弟君

烈君澤三姪女皆死于獄兄君禹在九江不屈

斬于市其一門視死如歸

葦之小者曰蘆未秀者曰葭稍大為蘆葎之初

生曰蘆一曰雛詩大車註蒹雛也初生為蒹長

大為蘆成則為葎干物四名也郭璞云蒹似葎

而小兼似葎而細是蒹小于葎葎小于葦也

種樹曰園種菜曰圃有菜曰羹無菜曰臠細切

曰羹全物曰菹耕水曰田耕地曰疇

淳熙中狀元梁克家守福州著三山志四十二卷中有稱縣曰望曰緊者人多不解其義蓋唐制三千戶爲望二千戶爲緊宋志因之耳唐縣有赤畿緊望上中下六等之差六朝詩文用字多工巧徐陵云春鷓始轉秋蟀載吟鷓鴣蟋蟀但摘一字

宋季敖陶孫字器之嘗作詩譏韓侂胄坐斥著有詩評自漢魏至宋皆隨人譬喻楊用脩引入丹鉛錄題曰孫器之評詩不知爲敖姓誤爲姓

孫也敖寔閩之福清人今後裔繁盛河洛洛字避光宗御諱改爲雒字按春秋及左傳皆雒字後漢都雒陽以火德王謂水尅火遂爲雒陽

漢武栢梁詩首倡云日月星辰和四時陳貞鉉引管子書日主夏月主冬星主春辰主秋爲証殊有見解

劉越石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謝靈運揚帆采石華掛席拾海月謝惠連雖好相加達不同

長卿慢。陸機時逝。柔風戰。歲暮商飈飛。孟浩然
竹間殘照入。池上夕陽微。蓋宣尼卽孔丘。揚帆
卽掛席。相如卽長卿。柔風卽商飈。殘照卽夕陽
也。此詩中之大病。
曹子桓芙蓉園詩。結句云。遨遊快心意。保已終
百年。子建公讌詩。亦云。飄飄放志意。千秋常若
斯。語意相類。總之。原于十九首。蕩滌放情志者
也。

蔡琰笳聲十八拍。昔人謂唐人僞撰。木蘭詞。英

十四。呂東萊四十五。張南軒四十八。邵康節六

十七。惟朱文公七十一。程伊川七十五。而最享

眉壽者。則楊龜山八十三也。壽夭天定。非斲喪

元氣而弗永年耳。

佛氏有花友。秤友之喻。花者。因時爲盛衰。秤者。

視物爲低昂也。今之交友。離不得。花秤。

漢武鑿昆明池。見黑灰。帝問東方朔。朔曰。可問

西域梵人。後西竺法蘭至。衆問之。云。世界將盡。

劫火洞燒。此灰是也。徐興公曰。世界大矣。一經

劫燒則無處無灰，何獨昆明池有之？他處未之見乎？法蘭之說，祇傲人所不知耳。縱曰格物，亦未必格天地未判以前物，斯言妄矣。○予意今人所用煤土，掘之地中，當卽昆明劫灰之屬，但習用既久，不以爲異耳。南中往時絕無一二市猾勾黨開採，青山白石，悉遭殘賊，長林茂樹，斫伐一空，因劫而劫，不可着眼。近始禁之，亦快事也。法蘭所言，未必無據。五經中所載人物，易十三人，書一百十三人，詩

一百四十八人，禮記二百四十四人，春秋二千五百四十二人，共三千六十人，合而去其重者，可三百人，則二千七百餘人也。蘇子由古史鄭漁仲通志、劉介夫春秋列傳及四書考，此五部有傳者，近千餘人，而其無傳尚千五百人。閩人林天崇世陞著詩經書人物考，張子靜事心著春秋人物考，皆足鼓吹五經者也。惜其書未行世耳。

王粲登樓賦云：登茲樓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銷

憂孟浩然登安陽城樓首聯云才子乘春來騁望羣公暇日坐銷憂寔蹈襲王粲也

迴文詩古今作者甚多往往牽強惟蘇東坡題金山寺云潮隨暗浪雪山傾近浦漁舟釣月明橋對寺門松徑小檻當泉眼石波清迢迢遠樹江天曉靄靄紅霞晚日晴遙望四山雲接水碧波千點數鷗輕漸近自然也

平原斬笑跛者美人雖曰好客寔慘酷不仁之甚者樓上見跛人偶一笑之何至于斬其頭以

謝客且跛客未嘗有奇謀補益于平原如孟嘗之雞鳴狗盜者之術輕易以人命沽名亦謬矣大約戰國之時君多木偶客多鬼蜮人命則草菅耳其初亦有一二魁傑之士出一奇運一策世競傳之而占風望氣之徒爭相附和羣然國士自命矣至于重虛名而鮮寔効愛禮貌而輕死真一時風尚則然若田光刎頸以激荆卿侯生絕脰以報公子此皆可以無死而死其與溝瀆何異自身之不恤何恤乎他人知笑者之無

大罪而請斬之。亦知笑者之無大罪而斬以謝客。各自為立名計。本不顧人性命也。為此等人姬妾亦難矣哉。

初唐楊師道南行別弟云。萬里人南去。三春雁北飛。不知何歲月。得與爾同歸。如意中七歲女子送兄云。別路雲初起。離庭葉正飛。所嗟人異雁。不作一行歸。全襲其語。

今師投弟子之刺曰。友生相習而不解其義。按孔叢子云。文王有胥附奔奏。先後禦侮。謂之四

隣。孟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乎。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門人益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奏乎。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是四友者。夫子稱之也。師之。用友本此。

王紱字孟端。永樂中薦授中書舍人。卒年五十五。詩画雙美。近見其詩集百餘篇。聲律不在高。楊張徐之亞。如舊業暫歸。翻似客異鄉。重到即。

書影
為家通仙要得懸壺術。遺世聊存荷鍾風草色。
池塘看細雨。杏花簾幙動。輕寒鄰家酒熟邀春
社。釣艇魚來動曉餐。鳥從萬木陰中響。人在亂
山深處行。皆對偶精工。意新而調逸者也。絕句
題靜樂軒云。前溪水泮綠生波。好雨催花向晚
過。宿酒未醒眠未起。半窓紅日鳥聲多。竹几藤
床小硯屏。薰風簾幙篆烟青。閒齋幾日黃梅雨。
添得芭蕉綠滿庭。秋聲早已到梧桐。露氣涼生
湛碧空。獨倚闌干待明月。紫簫吹散木樨風。斗

帳藏春日醉眠靜。中惟與懶相便。尋常甲子無
心記。看得梅花又一年。又畫竹寄友云。我昔尋
君扣竹扉。醉中曾寫竹間詩。別來幾度空相憶。
多在青燈聽雨時。不獨筆墨工竹石而已。此孟
端之畫。貴重於後世也。

○
荷蓀丈人遇子路。問夫子。丈人乃自道曰。四體
不勤。五穀不分。焉知夫子之所適耶。蓋丈人高
隱之士。必不與子路邂逅。卽直斥之。如朱子之
註也。陶淵明作荷蓀丈人贊曰。四體不勤。五穀

不分超超丈人。日夕在耘。可証非責子路之語也。

浦長源舍人詩。如雲邊路繞巴山色。樹裏河流漢水聲。一首膾炙人口久矣。而絕句訪熙上人云。孤愁無處覓高僧。欲問楞伽已不能。遙想山中禪定夕。半窓寒雪一殘燈。過張生舊館云。廣陵人去隔天涯。舊館淒涼閉落花。立馬斜陽空灑淚。一聲橫笛起鄰家。汾上旅懷云。汾水連雲起白波。河梁欲渡柰愁何。故鄉莫指并州是。歸

夢江南。夜夜多題墨竹云。翛然石上碧琅玕。葉凌風翠羽翰。記得西窓明月夜。一枝瀟灑影中看。皆楚楚有致。浦學詩于閩人林子羽。而詩寔工于林。

弘正間。詩僧明秀。號雪江。與鄭少谷。孫太初。沈石田。諸人善。族出海鹽王姓。寓錢塘勝果寺。如雨燈。夜着虛堂影。秋磬寒隨落木聲。江岸鷓鴣悲暮雨。柴門燕子惜春泥。今日挺之。真有子當年。趙括豈無書。著書獨惜虞卿老。懷古猶含庾

書影
信悲荆門落日巴陵迥衡岳秋風郢樹低皆有
深思過縣山人故居云溪邊野竹映寒沙茅屋
青山處士家燕子歸來寒食雨春風開遍野棠
花殊有唐響與少谷太初石田調微異亦沙門
中之錚錚者也

釋魯山秦人也與李空同何大復善詩多五言
如出鄉逢歲暮歸路踏春寒高山千里夢芳草
十年春絕句東風送春來散入羣芳去花謝鳥
聲閒春歸向何處又深樹自生涼晝眠無事擾
合眼夢難成起坐嫌啼鳥又柳花飛蕩草萋迷
蹠踏東風任馬蹄野鳥不知鄉思苦更來行客
耳邊啼皆有清絕之趣

經籍志載陳希彛詩二卷今佚弗存又古今書
刻載陳希彛集建寧府有鏤本今亦不存曹能
始蒐刻宋詩希彛缺焉予考華山志有西峰一
首云爲愛西峰好吟頭盡日昂巖花紅作陣溪
水綠成行幾夜礙新月半山無夕陽寄言嘉遁
客此處是仙鄉又答使者辭不赴召九重特降

紫泥宣才拙深居樂靜緣。山色深庭供畫障。松
聲萬壑卽琴絃。無心享祿登台鼎。有意求仙到
洞門。軒冕浮雲絕塵念。三峰長乞睡千年。又赴
召答葛守忠云。鶴氅翩翩卽散仙。蒲輪爭忍利
名牽。留連華岳傷心別。四顧雲臺望眼穿。涉世
風波真險惡。忘機鷗鳥自悠然。三峰纔欲和衣
臥。又被天書下日邊。又辭朝歸華山云。十年踪
跡踏紅塵。爲憶青山入夢頻。紫陌縱榮爭及睡
朱門。雖貴不如貧。愁聞劍戟扶危主。悶聽笙歌

聒醉人。攜取舊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又
別麻衣道人云。華岳峰前兩路分。數間茅屋一
溪雲。師言耳重知師意。人是人非總不聞。又咏
華山云。半夜天香入巖谷。西風吹落嶺頭蓮。空
愛掌痕侵碧漢。無人曾嘆巨靈仙。又於宋。秋圃
集見題水石澗云。銀河灑落睡光冷。一派迴環
澹晚暉。幾恨却爲頑石礙。琉璃滑處玉花飛。又
冬日晚望云。山鬼暖或呼。溪魚寒不跳。晚景愈
堪觀。危峰露殘照。又與毛女遇云。藥苗不滿筍。

又更上危巔。回指歸去路。相將入翠烟。予所見者。僅止此耳。

關雲長三上張翼德書云。操之鬼計百端。非羽智縛。安有今日。將軍罪羽。是不知羽也。羽不緣社稷傾危。仁兄無儔。則以三尺劍報將軍。使羽異日無愧於黃壤間也。三上翼德將軍死罪。死罪。右此帖。米南宮書。吳中翰彬收得之。焦弱侯太史請摹刻正陽門關帝廟。中翰秘不示人。乃令鄧刺史文明以意臨之。刻諸石。不知米南宮當日何處傳此文也。

程氏演繁露曰。靖康間。閩人黃朝俊作緗素雜記。至釋宋子京刈麥詩。以四月爲麥秋。按北史蘇綽傳。麥秋在野。其名遠矣。是未嘗讀月令也。以此見博記之難。按月令。四月靡草死。麥秋至。大昌謂朝俊未嘗讀月令。誠不可解。蓋秋爲成熟之後。古注可依。卽綽傳亦曰。嘉苗須理。麥秋在野。亦本注疏。惟空同子曰。懷慶無麥秋。大梁無螢。無寒蟬。指蟲屬也。程氏亦以麥秋爲物矣。

張九成以紹興壬子狀元及第。癸丑再娶浦江馬氏爲繼妻。馬先嫁義烏吳察。察早夭。生一子七歲。而姑龔氏撫之。馬再適二年而死。九成往謁龔氏。相見參拜。龔氏旣歿。爲作墓志。備述馬氏再適之由。絕無隱諱。可見立心不欺。用情醇厚也。今有愛妾死者。自爲墓志。嫡妻尚在。通篇諱爲妾之意。其識見愧張公多矣。

臨川聶大年。正統間爲仁和教諭。予得其遺詩一卷。工於七律。對偶森嚴。如一飯未嘗忘鉅鹿。

千金何必學屠龍。可憐弄玉歸天上。誰遣崔徽

在卷中。孟嘗空有三千客。李密曾無五尺童。誰

憐鮑老偏能舞。舊說綿駒最善歌。回文織就佳

人怨。彈鋏歌長壯士羞。老去維摩長卧病。重來

蘇晉愛逃禪。欲向漆園尋傲吏。曾從江夏識奇

童。皆使事穩帖也。如故鄉夜雨燈前夢。京國秋

風病後容。薄宦正當多病日。賞心無復少年時。

病與年侵方覺老。涼隨雨至始驚秋。皆寫情真

切也。如白馬祠前潮似雪。碧雞坊外路如天。露

井曉分澆藥水。春鋤香帶種花泥。一拳潤色當
窓見。三徑秋聲到枕聞。雪際樓臺空暮景。水邊
籬落自秋花。月映露珠疑照夜。風翻涼葉覺先
秋。鐵馬渡河水已合。金笳吹月夜無風。已識種
桃前度客。却尋采藥舊時僧。栢子香消春夢覺。
梨花門掩雨聲寒。石屋松濤天接海。祗園花雨
夜吹香。米炊雲子供僧飯。衣過風廊惹佛香。聽
經白晝來山鬼。呪食清齋起鉢龍。千古幾人分
得巧。七襄終日不成章。銅雀硯寒頻換水。紫駝

裘薄更裝綿。綠水畫船春繫纜。絳紗銀燭夜登
樓。看花醉舞春衫濕。剪韭高談夜燭紅。荷葉雨
鳴湖水冷。稻花香散野田秋。蠶登曲箔桑初盡。
燕補新巢土未乾。杖龍化去秋池涸。笙鶴歸來
夜月寒。皆寫景清絕也。若大年者足以傳矣。
江淹有遊黃蘗山詩一首。蓋江曾爲浦城令。遊
福清之黃蘗山也。湖州杼山西南五里。亦有黃
蘗山。顏魯公作妙喜寺碑銘。以爲江淹賦詩之
所。似未詳審詩中語也。江詩云。長望竟何極。閩

雲連城邊已顯言一閩字矣。又云南州饒奇怪。赤縣多靈仙。金峰各虧日。銅石共臨天。是山有十二峰最高也。又云陽岫照鸞采。陰厓噴龍泉。是山有龍潭九處也。又云殘杙千代木。翠厓萬古烟。禽鳴丹壁上。猿嘯青厓間。是山至今古木陰翳。若梁代又不知何如其蔽虧也。又云况我葵藿志。松木橫眼前。此正淹爲令尹時望闕而見也。若湖州之黃蘗。不過山清水秀而已。與此詩全不合矣。浦城縣三國吳曰吳興。至唐始改

爲浦城。按淹本傳。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景素日久。後黜淹爲建安吳興令。卽今之建寧浦城令也。魯公誤以吳興爲湖州。此又是一証。

六祖衣傳自達磨。本西方諸佛授法信器。乃西域屈眴布。緝木棉爲之。鉢由魏主所賜。乃陶器。紫黑色。明亮可鑒。六祖受法黃梅。祝云。衣爲爭端。汝勿傳。故徒衆寶之。歷劫無恙。唐肅宗代。宗宋仁宗皆請衣歸大內。供養瞻禮。後俱遣使勅還曹溪。唐劉禹錫作佛衣銘。至嘉靖中。莊渠魏

校督學廣東，謂佛氏爲異端，取衣而焚之，鉢則
槌而碎焉。莊渠拾吾儒糟粕，未必能爲聖賢，斯
舉亦不韻之極矣。說者以莊渠初有子，毀信器
之後，遂絕嗣，以爲報應，又未必然耳。武彝舊有
魏王子騫頭顱，嘉靖中緡雲樊獻科巡按閩中，
取而葬於金雞巖石壁上，不令人見，恐致污穢。
此乃近理也。嘉靖末，廣東巡按御史王紹元有
南華寺詩云：衣付爐烟空幻滅，經傳貝葉總支
離。上句言焚衣事，下句言六祖不立文字而頓
悟，似不能無恨於莊渠云。

人命八字，共計五十一萬八千四百。天下人恒
河沙數，豈止於此。必相同者多，然富貴貧賤壽
夭，必無相同者。命之理微，非五行所可推測，亦
非術士所可懸斷也。卽以上四刻下四刻論，亦
止一百萬零三萬六千盡之矣。文文山曰：考天
下盛時，九州主客戶有至千四五百萬，而荒服
之外不與焉。天地之間生人之數，殆未可量也。
其所得四柱，皆不能越于五十一萬八千四百。

之外且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數散在百廿期中姑以百年爲率其所受命止當六分之四有奇則命愈加少而其難斷亦可知矣。宇宙民物之衆謂一日止生十二人豈不厚誣此論最當。足緘星家之舌予曾問之一談星者曰然四柱雖同當分方域看之。方域雖同當合祖宗功德墳墓盛衰家屬隆替看之。此說迥是而究其所言未必能中也。致遠恐泥。聖人是以罕言。六朝著述之富蓋無如葛稚川者。碑誄詩賦一

百卷。移檄表章三十卷。神仙傳十卷。良吏傳十卷。隱逸傳十卷。集異傳十卷。五經諸史百家雜鈔三百一十卷。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秘方四卷。抱朴子內外卷一百一十六篇。通計殆六百餘卷。豈直六朝漢唐罕覩也。洪自叙十五始讀書蓋亦不爲早慧其好學絕人遠矣。今惟抱朴神仙傳則得自西山道藏中爲校刻之後此若宋王伯厚著書近七百卷與稚川頗相當。近世王鳳洲先生前後四部稿幾四百卷古今集部之

多亦所罕見。而楊升菴朱鬱儀著述皆近百餘種。予嘗刻其書目以傳。其著書世亦不盡見也。金陵丁菡生著述亦有七十餘種。書饒蔓筆至五十卷。他可知矣。唐碑制度極多。有一人製序。一人製銘者。故尹師魯志張堯夫墓序。而歐陽爲之銘。嘗考張說文集。所爲上官昭容銘。其序則蘇頲作也。此可以證。蕭何謚文終。終之一字。不知于謚法何居。

宋初之詩。沿五季卑靡之習。詞多率易。至楊文公大年。始創爲西崑體。同時和之者。有劉筠錢惟演胡宿晏殊晁迥諸人。其詩組織工麗。雖門逕自玉溪生。而才富力强。終是綦隆人物。其倡和集。澶淵晁氏書目中有之。人多未見。然其詩往往見于宋文。鑑瀛奎律髓諸選中。如咏漢武諸作。卽義山諸人不能過也。今錄其佳句。與世共賞之。如楊大年風來玉宇。鳥先覺。露下金莖。鶴未知。錢思公立候。東溟邀鶴。駕窮兵西極。待

龍媒劉承儀行厨。爨爨蠟雕胡熟。永埒鋪金汗血。驕晏元獻秦聲未覺。朱絃潤楚夢。先知薤葉涼。

宋景文風經禦寇仙遊外。埜識裨諶草創餘。鄭過

國詩楊黎州人歸漢后黃金屋。燕在盧家白玉堂。

宋宣獻江涵帝子翬飛閣。山際真君霍馭天。丁

晉公乞珠泉客通關市。種玉仙翁寄版圖。劉師

道金谷路塵埋國艷。武陵溪水泛天香。李宗諤

一溪曉綠浮瀉鵝。萬樹春紅叫杜鵑。胡武平雕

戈夜統千廬衛。緹騎秋盤五柞宮。諸句整麗精

工。其用事亦時時可取。世嗤其擗指義山未悉

諸公耳。義山詩號西崑三十六體者。以義山及

溫庭筠段成式三人俱行十六故也。

光武故人知有嚴光。而不知有牛牢。又有高獲

光武平時與諸故人夜話及讖。光武曰。劉秀作

天子安知非我。萬一果然。各言爾志。牢獨默然。

光武堅叩之曰。大丈夫立意不與帝友。後果徵

不至。刺史郡守奉詔存問。牢每披髮不啻詔旨。

獲少與光武友善。既即位。屢徵之不起。踪跡與

子陵同隱于石城。城今池州府也。見府志中。或云唐裴勛呼父坦之爲十一郎。子可呼父爲郎亦異。不知唐人奴多稱其主爲郎。安祿山嘗稱李林甫爲十郎。裴之稱父爲郎亦猶今之稱父爲爺耳。其前對人亦請又謂大凡曰。何元朗云爾雅世以爲周公作。然只是小學之書。但學者若要讀經。先須認字。認字不真。于經義便錯。則何可不列于學宮。松江前輩顧文僖公。其平居韻會不去手。亦欲認字也。按唐人有習大經中經小經之目。以爾雅爲小經。是爾雅原爲士子所誦習。不知以何時廢耳。其實讀書作文必先明字義。元朗之言固不刊之論也。

吳介茲晉閱孝子傳。閱孝子者。湖州之南鎮人。年四十餘。種田爲業。少未嘗讀書。性粗慥。不愜于族里。屋數間。阡陌相望。晨夕率妻子奉若父。唯謹。父爲老諸生。年七十。又二。尋病。醫藥不效。日益篤。孝子憂之。族里勸孝子急治具。不聽。妻亦勸不聽。一日。父病霍然。又數日。受杖履矣。慰

問者欲得其故。孝子作謾語笑謝之。人以孝子粗戇莫之畢究。其妻亦謂得秘藥活之耳。旬日孝子如罹重疾。臥床第呻吟不止。狀甚苦。妻曰：若何爲者？翁前病誠當憂。今病且起。憂何爲者？孝子唯唯呻吟不止。如故。妻復曰：若亦病耶？呻吟何爲者？孝子唯唯復呻吟不止。如故。妻以爲真得疾。秘不以示。亦以乃翁病新愈。懼貽乃翁憂。一日晨起。猝見其捫心。難堪狀。妻益疑。因伺其寐。發所捫處。眎之。見創大。驚促之曰：若何爲者？

孝子不能隱。徐曰：予人子。不忍父病之不可救也。常聞人言：親不可藥救者。得子心片許。雜餽粥。噉之可救。某日因禱土神前。願剖心活吾父。夜半吾父呼飲。時予引刀刺胸。出心。割若許。納飲中。以進。不意吾父果霍然也。當刺胸。肯不甚楚。割畢。創卽斂。好如未刺時。今始不復忍。宜秘。若勿語。其妻哀且聞。傷心恐死。亟白之。鑿鑿錯愕曰：吁！是顧安所得藥？妻長跼泣。請鑿不可。却妄出藥塗之。去言必死。妻亦以爲必死。泣相

向詰朝藥忽迸落創痕俱失所在矣。妻喜出望外。促孝子詣鑿報謝。鑿復錯愕曰。吁。是顧安所得活。殆有異鑿。卽里中人爲徧聞之。里中里中人美其里有孝子也。具聞之。郡邑大夫。郡邑大夫上其事。大中丞且爲孝子旌門焉。旌門日。惟其父拱立間。左。郡邑大夫讓孝子出。云。先二日。已逸去。或曰。孝子終粗戇人也。顧安從知接見。郡邑大夫禮甲辰春。予遊姑蘇。同舟人有從南鎮來者。爲予言。若此。惜未詳其名。外史氏曰。割股療親。古不深許。矧割心者哉。然孝子故粗戇。能篤所親。至不計其生。又旌門日。先期逸去。不欲以孝名尚得。謂粗戇哉。今世之不粗戇者。大率全軀保妻子。精于自爲者也。拔一毛以利君親。有所不爲。若孝子者。可以風矣。○割股與割肝。世常有之。若孝子者。亦大異矣。介。茲豈有所激刺。故爲是詭說乎。抑至性純篤。果在田夫牧豎。而平日誦習詩書之人。遇親危難。反引文飾。義守毀傷。滅絕黷政。妨世之說。而不變如介。茲

所云拔一毛以利君親有所不爲者乎記之以爲末俗之勸。

借山隨筆言楊公太初名肇基者倣儻俊偉所在招致技能異敏士立功名天啓末鎮上黨其幕客有孫無屋者能黠夜捫牘知文字且成誦不異在日鐙前不知操何術。

閩中洛陽橋圯發石有刻文云石頭若開蔡公再來郵人蔡錫中永樂癸卯鄉試入胄監仁廟以學行授兵科給事中陞知泉州府錫至欲修

橋橋跨海工難施錫無可爲計欲以文檄海神忽一醉卒趨踰而前曰我能齋檄往乞酒飲大

醉自没于海若有神擊棒之者俄而以醋字出錫意必八月廿一日也遂以是日舉工潮旬餘

不至工遂成語載錫本傳中此實事也人不知而以其事附蔡端明且以爲傳奇中戲妄語非也後錫官至都御史以才廉聞

顏杲卿碑云公初被害揭首于街樹有張湊者収其髮後湊以髮至夫人疑之憑床而哭忽聞

聲如鞭床者。髮跳箱而前。夫人方駭信之。宋文
信國盡節後。廬陵義士張千載收其齒髮歸授
其夫人歐陽氏。一日夫人夢公怒曰。繩啣斷髮
矣。啓匣視之。髮爲繩所束。過急幾斷。異而理之。
二公之精靈不沒如此。而收齒髮者。俱姓張。亦
異事也。

閩人李春明者。爲人長厚。聞有談人曖昧事。輒
塞耳走人。以李塞耳呼之。一日耳內奇癢。召工
取之內。黃金二分。易銀一錢四分。市穀一斛內。

有大珠二顆。最圓美。市諸富室。得六白金。其年
穀甚賤。夜就寢。夢有人提其耳曰。邦有道。穀寤
而省日。神意得無使我積穀乎。乃出金市穀入
三千石。次年穀價騰貴。發糶得四千餘金。家日
起至十數萬。人以其爲厚德之報。大抵談人閨闈
原非盛德事。使其事誠有之。與我何。與無而言
之。則爲誣善矣。斯事有無不必論。後生固當以
爲法也。

呂布封溫侯。而王允亦封溫侯。馬援爲伏波將。

軍而路博德亦爲伏波將軍。呂望爲尚父，而錢
鏐亦爲尚父。今人但知二呂及新息耳。

天街兩畔槐木，俗號槐衙。曲江池畔多柳，亦號
柳衙。見中朝故事。湯義仍玉茗傳奇，弄鶯簧到
柳衙。本此。

劉瑾本姓筮，生于馬嵬坡，卽楊妃墓處也。王振
本教官，後閹割，見媛妹隨筆。

晉于寶之姓，在寒字韻。卽比于段干之干。望出
滎陽潁川。宋有干孳，蓋其先也。書者誤增趨干

下。遂讀作虞字韻。今晉書于寶書于作于，文選
晉武革命論云：于令升諸書，引搜神記，則云于
寶。周禮註亦云于寶，字畫之差，相承已久。楊誠
齋在館中，與同舍談及于寶，一吏進曰：乃于寶。
非于也。問何以知之。吏取韻書以呈。于字下註
云：晉有于寶，誠齋大喜曰：汝乃吾一字之師。宋
暨陶舉進士，傳臚時呼作槩音，無應者。蘇魏公
曰：當呼作吃音。三國志吳有暨某，呼之果應。六
合有朴姓，人多呼同樸。其實音瓢，高兩姓也。

仲子崔者仲由之子也。蒯賁之亂，衛人狐厲實殺子路。子崔既長，往行復仇。厲知之，約于城西決戰。其日，厲持蒲弓木戟，與子崔戰而死。君子曰：子崔能報仇奇，不負由之孝子。狐厲心服，其義蒲弓木戟，甘一死以成孝子之名，更奇。宋史黨進傳：進為忠武軍節度，一日自外歸，有大蛇卧床上，寢衣中。進怒，烹食之。史臣以被為寢衣，則知論語中必有寢衣。自屬被，攷何晏論語註引孔安國云：寢衣，即今之被。史臣所用蓋

本此。安國，漢人去古未遠，當有據也。昔母多不

墨子姓翟，母夢烏而生，因名之曰烏。以墨為道

今以姓為名，以墨為姓，是老子當姓老耳。

冗官亦可謂枝官。見韓非子。

姚福曰：伯彞叩馬而諫，福疑無此事。孟子謂伯

彞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與曰：益歸乎來。

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其時當商紂十五年。至廿

年而文王沒。又十一年，武王始觀兵戡黎。又徘徊者二年，紂殺比干。武王乃伐商。至此伯彞居

紂者二年，紂殺比干。武王乃伐商。至此伯彞居

西者十八年矣。論尊尊矣。論舊舊矣。且太公女
邑姜爲武王妃。實生成王。爲周懿親。與伯彛爲
一體之人。武王伐紂。豈一日之故哉。而必待叩
馬以諫。况一諫不用。遂去之採薇。而作歌曰。以
暴易暴。今不知其非矣。夫伯彛旣以武王爲暴。
何久享其養。而無一言以諫。及諫不用。而方以
爲暴。雖戰國無義之人。所不爲也。而伯彛爲之。
乎。蓋孔子稱伯彛餓于首陽者。言賢而隱居困
窮于下。非真餓死也。史記之不可信者甚多。不

獨于此。叩馬之事。古人辯之者多矣。此說當理
而核。荆公山谷二公皆有辯。不及之也。

餘姚王海日公華。微時以儒士冠軍觀場。大爲
督學。陸公某所器異。輒以大魁期之。比陸公任
他省。因延公留家金陵。課其子焉。成化乙未。餘
姚謝文正公遷。舉進士及第。謝亦陸公識拔士
也。陸公移書慰公。以謝大魁語相勗。公謂陸氏
子曰。尊公念我潦倒。故以是語相勸勉。豈謂我
真能爾爾乎。比夜公夢里中。迎春牛至其家。牛

書影
卷之十
因樹屋
色白導引鼓吹如王者儀從。後以浙藩馮公某殿焉。公覺而異之。因語陸氏子。陸年方髫鬢。凝眸移時。再拜手額曰。此先生狀元兆也。公詰所以。陸曰。牛謂一元大武春牛者。春榜之元也。牛屬丑。白主金。當作辛丑狀元。公曰。王者儀從云何。陸曰。狀元賜宴。撤殿前儀從一半送之。公曰。後之馮公云何。陸曰。聞京兆應隨狀元游街。意是年馮公其爲京兆乎。公笑曰。子言何誕也。陸曰。異日自驗。請爲文以記之。公笑曰。驗而後記。未晚也。比庚子。公首鄉薦。辛丑成進士及第。亦不復記憶是夢矣。適游街。公馬上顧盼。後乘果係馮公。馮是時果爲京兆。公忽悟前夢。因大異之。陸喜其言驗。題其齋曰。瑞夢堂。索記於公公。因爲瑞夢堂記。以貽之。友人偶語是事。余因歎。遇合之數。其前定。若此。陸之神解。尤不可及矣。

因樹屋書影 第十卷終

跋書影後

夫考古謹今莫如說

部狀稗官家不可勝

舉達野語瑣錄謀

斜尤甚至流濫于齋

諧虞初搜神志怪君
學不由也王仲任有言
造論著說發胸中之
思剖世俗之事斯為善
身所撰論衡識者且

書影跋

因樹屋書影考櫟園先
生昔在請室時所撰述也
其書紀載精覈辨証明
悉上自經史下逮聞見凡

可以正人心羽翼世教廣學
識弘夙雅者無不筆而記
之洵五經之流別四部之菁
華矣昔人有志林隨筆記
聞諸書皆足以脩政訂益
神智豈若是書之博而
正大耶先生事既白復官
金陵心子雪客龍宮爰其設
舊從鹿取曩囊編而剞劂之以
質當世儀于丁未十月既望

觀心於秦淮，可飲之，酒之間，
因得是書，卒讀之，儀披覽，
再四不徒歎先生是書之博，
大而深，服先生之天定而道全，
也。夫人小有利害，則聰明憤，
是舉動率失，貴常儀求其，
從容如平時也。實難至，欲
其親，篇卷操鉛，槧著盈尺，
之書而死，生禍福絲毫，不以
介於衷者，自非天定而道全。

其孰能爽于此昔先生之獄
事蓋亦急矣其利害所關在
恒人未有不動于中者延坐
因樹屋中泊然守靜如深山
中人露抄雪纂於桁楊影
中孳孳不輟未及浹旬著書
早已成帙衛士覩之有太息
泣下者聞辰讞之日銀錯被
體尚搦以官作送客詩翌日
而流傳都門嗟乎此豈勉

強而為仁耶者有以知先生
之天定而道全故患難不足
怵而確然自持其所是書之
戒養之厚也昔坡公為黨人
所構至遭縲紲徒瘴鄉而

讀書不倦渡海之僂耳之
夜星月皎然公于舟中書

賦不錯一字非其素守豈
能至斯以方先生正復如是
故讀是書者漫以新都之

難若相况非知先生者也

即是書之博西敷正大後學

指南端在於是而自擬以

老人讀書祇存影子者蓋

先生之謙而又謙也夫

時

康熙丁未陽月既望吳郡

受業鄧漢儀拜撰



跋

君子以彙撮宙合一部以
上下古今羅列於寸管之
中而現至廣至大之界
以成一氣之鼎非學足博
古今之書識足論古今之

人寸足斷古今之事未可
以輕言之也合古今之書之
人之事融徹於一人之心胸
而衷以其學其淺其寸
然後可以立言而包含萬
象貫綜百家闡雲雷而
揭日月所謂廣大悉備者
古今以來不數見也蓋立
言者自經史外類書說
部種之間出類家惟取編
輯散在牙籤說家煩簡不
一而取義各岐或以微奧

或以誌怪或以拾遺或以
叢談非無其學而學不
醇正非無其寸其識而寸
識不高不卓雖成一家之
言而無當於廣大悉備
之旨也如仲長統論
傳畱者不沒其舊淹軼
者復闡其新大約博古
今書於古今人斷古今
事而其立言之意出於
易簡之善是先具一天
地於胸中而後得廣大

悉備之旨易曰以之乎
遠則不禦以之手通剝
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
則備之抑罔其書成於
請字非兔規之于玉門
演易說雜孤憤等類
而為之也以考并之學之
識之乎亦何間於常變
即在請字追述見罔態
態矣之而會中之天地
出焉若上下古今羅列
於才管之中而現其廣

至大之界以成一家之老
管楊升庵號稱博物遠
在遷滴而備誌生平所
詩不啻左右寫毫其隨
地著述取諸懷來無不
具足大與吾并相類然
樸翁曰吾之為生不過讀
書影子已耳是何存
乎見少之詞哉夫讀書
之敏捷於影響則有之
究極精承等於測影之
妙鼎有之且古云君子

之著書也。猶木之有枝
葉也。木有枝葉尚能蔭
庇人。矧君子之著書乎
影廣則蔭庇亦廣。影
大則蔭庇亦大。猷則
影之廣大。悉備其蔭
庇天下後世。又寧有既
哉。

金沙小姑銘鹿峰
氏拜書於讀畫樓



月丹書味品
自錄



似
如
七
錄
一
一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7

書